

之致命谜情

逃出生天

TAOCHU
SHENG
TIAN

弦上月色
著

同窗知己，
如何偿还无心的罪过？
枕边仇敌，
怎样挽救濒危的爱情？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逃出生天之致命谜情 / 弦上月色著. — 贵阳 :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12.11

ISBN 978-7-221-09956-3

I . ①逃… II . ①弦… III .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47057 号



逃出生天之致命谜情

Tao chu Sheng tian Zhi Zhiming Mi qing

作者 弦上月色

责任编辑 武波 李璐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邮编 550004

发行热线 : 010-59623775 010-59623767

北京诚信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2013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10mm × 1020mm 1/16

字数 280 千字 印张 15.75

ISBN 978-7-221-09956-3

定价 29.80 元

版权所有 · 翻印必究 未经许可 · 不得转载

如发现图书印刷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联系。

目 录



第一章 神秘自杀 / 1

她已经决心要结束生命，她一步步走进那两扇洞开的玻璃门……她的脚走在阳台冰凉的大理石地面上，毫不犹豫，一步步来到黑色的铁栏杆前。她甚至头都没有回一下，手握栏杆，翻身跳下，如一只坠落的白色蝴蝶，在漆黑的夜里滑过一道亮光。

第二章 谁在复仇？ / 80

苏雨缓缓说：“应该就是关于那个凶手的线索！魏鹏飞想到了什么……先被灌下了海妖之歌，然后，又被注射了海洛因。他在垂死的那一刻，拼尽力气跑到厨房，他想告诉我们，他想把那个线索说出来——但是那到底是什么呢？”

第三章 初次较量 / 148

他缓缓走近已昏倒在地地的苏雨，俯下身子，仔细查看着。突然，他发出了一阵阴森的笑声，颇为得意地轻声说：“苏雨，你自以为很聪明吗？今天我要你喂饱我的宝贝。”说着，他狞笑着伸出了右手，手背上赫然缠着一条黑褐色的粗带子。

第四章 杀机重重 / 226

此刻大扇玻璃窗外已经夜色阑珊，苏雨的脑子却在命令他保持清醒。黑暗中，他微闭着双眼，但耳朵时刻保持警惕。他似乎在等待什么。一分钟一秒钟，时间流逝得异常缓慢。外面客厅的古董挂钟刚刚开始敲十二点的第一下，苏雨猛地睁开眼。

第一章 神秘自杀

她已经决心要结束生命，她一步步走进那两扇洞开的玻璃门……她的脚走在阳台冰凉的大理石地面上，毫不犹豫，一步步来到黑色的铁栏杆前。她甚至头都没有回一下，手握栏杆，翻身跳下，如一只坠落的白色蝴蝶，在漆黑的夜里滑过一道亮光。

大雨，劈天盖地落下，雨幕密得像蚕丝，紧紧包裹着整个江城，越缠越紧！月亮在黑洞洞的天空中闪着微弱的光，鬼火似的忽明忽暗。

咣当——青山街旁一幢老式公寓的玻璃窗被猛地吹开了，一阵狂风裹着寒意直扑进来。苏雨忙起身去关窗户，瞅了一眼，夜色加上冷雨像一块巨大的幕布，把一切遮得严严实实，连十步之外的景物都看不清楚。

苏雨是个眼神锐利、身材挺拔的年轻男子，留着短短的寸头，肤色稍稍有些黝黑，但面容清秀，有着与年纪很不相符的冷静气质。手里捧的咖啡温度刚刚好，他随意地靠在沙发上，顺手按下了电话录音的按键。他去海南度假整整一个月了，今天刚刚回到家，手机一直关着，就是厌烦在惬意地享受海风的吹拂时被一个突然的电话破坏兴致。

一个女孩子的声音猛地响起来：“雨哥，你回来没有？我打了很多次你的手机，总是关机。你好讨厌，总是这样，留个字条就跑去玩了，把调查社的事情都丢给我。我又是接电话，又是接待一些来访的客户，忙得手忙脚乱。你得给我加工资。不行，光加工资还不够，下次你能不能带着我一起去呀？”

苏雨微微一笑，这是小薇，他的助手，也是他的私人侦探社的唯一员工。还好这次他带回了很多小工艺品，明天带去让小薇自己挑选，应该能熄灭她的无名火。

录音很长，有死党刑警队队长王刚约他去爬山，还有老妈第一万次催他快找女友。听完电信公司催费的电话，苏雨刚想关掉录音，突然一个柔柔的声音轻轻飘进耳膜：

“苏先生，您好，我叫宋紫妍，是从一个朋友那里听说您的侦探社。我是个很孤单的女孩，从小就失去父母，和姐姐一起在福利院长大，最近更是遇到了一件很可怕的事。我时时能感觉到身边有些隐藏的危险，但是又没法确切地说出来。我真的很害怕，您能帮帮我吗？明天我会在皇冠酒店门前等您。请您务必来啊！”

录音戛然而止，屋里静得出奇，除了自己的呼吸，苏雨只听到雨点不断敲打窗户的声音。

苏雨踱到窗前，点燃一根烟，盯着黑漆漆的天空，默默思索着：“这是个什么样的女孩呢？她是真的遇到了什么危险还是过于神经质呢？”窗外的瓢泼大雨如越聚越浓的迷雾，似乎把整个屋子变成了一座孤岛。

第二天早晨，阳光如婴儿的肌肤般新鲜柔软，散发着一股清爽的气味。苏雨独自站在皇冠酒店门前，凝神望着天边的一片云彩。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来，难道是被电话里那个干净甜美的声音所吸引？

“苏先生，您来了。”一个身影静悄悄地走到他身后，声音轻轻的，甜丝丝的，令人想起小时候舔了一口的冰激凌。苏雨猛地回头，两人的眼神一碰撞，像海水和火焰，瞬间就经历了从热烈到深邃的转变。

女孩梳着清爽的马尾辫，白色毛衣，蓝色牛仔褲。她整个人看上去像极了一株雨后的植物，虽然微微浮肿的双眼还残留着忧郁的痕迹，但丝毫不影响她清丽脱俗的美。

“我叫宋紫妍，您会帮我，对不对？”宋紫妍伸出右手，露出一个期待的微笑。

“叫我苏雨吧，宋小姐，我会帮你。”苏雨握了握那只温润的手掌，手指纤长而微凉。不知为什么，他不假思索地做了回答。

宋紫妍感激地望着他，轻声而坚决地说：“叫我紫妍吧，我们进去吧，坐下来再好好谈。”

皇冠酒店一楼的西餐厅里，音乐柔柔地响着。宋紫妍喝了一口水果茶，久久没开口。从苏雨的角度望过去，她在灯影下垂着的脸庞像某种黑夜中摇曳的花朵，美丽得不太真实。千万不要以为苏雨是那种容易被美色迷惑的男人，相反，由于职业的关系，他常被人觉得过于冷漠无情。但是今天他遇见的这个女孩，的确太与众不同。

苏雨收拾了一下自己有些纷乱的思绪，试图在一堆乱麻里找出一个突破口。

“宋小姐，哦，不，紫妍，你的电话录音我听了，你能告诉我你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可怕的事吗？我能怎么帮你？”

宋紫妍缓缓抬起眼帘，乌黑的眼珠中瞬间掠过狐疑、痛苦、幽怨。她轻轻

点了点头：“我姐姐。”

“你姐姐？”

宋紫妍递给苏雨一张一个星期前的《江城晨报》，纤细的手指移动着，正落在报纸角落一则简短的消息上：

“本报讯，昨晚九时三十分，皇冠酒店十七层有一女客人坠落身亡，警方已经介入调查。据知情人透露，女客人约三十多岁，是本市著名民营企业家秦浩天的妻子宋紫欣，怀疑她因疾病的困扰，才选择这样猝然离世。”

苏雨心脏莫名地收紧了一下。这则新闻他是知道的，在江城，都宝企业董事长秦浩天可算是个名人。而且，一个星期前的那天晚上，也和昨晚一样，是个狂风暴雨之夜，这一点，更让苏雨记忆深刻。不过当时他正赶着去机场，所以也没过多地关注此事。

“你姐姐就是这个宋紫欣？如果她是因病自杀的，你想让我调查什么呢？”苏雨踌躇着说下去。

“虽然大家都告诉我姐姐是自杀的，但我的直觉却告诉我不是那样。我确信姐姐是被人害死的，就算是自杀，也是被人逼的。”宋紫妍一字一顿地说。

苏雨深吸了一口气，他拧着眉问：“紫妍，你是不是有什么怀疑的对象？还是你有什么外界不知道的证据？如果你希望我帮助你，就要对我全盘托出。”

宋紫妍点点头，缓缓说：“姐姐从小就对我很好，在福利院里生活的那些年，我全靠她照顾和保护。后来她结婚了，花钱送我去英国留学。因为学业紧张，我一直没回国，我们好几年都没见面。几个月前我才从英国留学回来，在江城师大当老师。本来想着，可以和姐姐时常见面了，谁能想到她竟然这样永远离开了我？虽然警方已经基本上定了案，说我姐姐是自杀，但我总觉得这件事不会这么简单。”

说着，她清澈的大眼睛突然变得黯淡，流露出些许淡淡的忧伤。

苏雨心里不知怎么生出了一种怜惜之情，轻轻地说：“因为你心里在怀疑一个人，一个你姐姐身边的人。”

“你怎么知道？”宋紫妍眼睛睁得大大的，苏雨觉得她吃惊的样子也很可

爱，不由得微微一笑。

“我猜你怀疑的人就是你姐夫秦浩天，配偶是最先被怀疑的，这是一条刑侦上不言自明的定律。你这么想，别人也会这么想。可是刑警队肯定调查过了，你姐夫一定有不在场的证据。所以他的嫌疑被排除了。”

宋紫妍眼神里猛地闪过一丝光彩：“你全说对了，我姐夫那天晚上在都宝公司等着“都宝奔奔”首辆车下线，没离开过公司，有好几百人可以帮他证明。而且，姐姐和姐夫的感情一直很好，这也是人尽皆知的。”

“是这样——这个证据很有力，难怪刑警队那么快结案。你姐姐这样的家世应该不会为金钱的事而烦恼，那么，也只有去寻找其他方面的原因了。我想知道，你姐姐出事前有没有精神方面的异常呢？”

“这个——”宋紫妍迟疑了一会儿，点了点头，“她出事前一个月，脾气变得很古怪，突然要我回英国去，我问她原因，她也不说。我不肯，她竟然和我大吵大闹起来。最奇怪的是，我偶然发现她悄悄在办理去英国的签证，好像打算带着婷婷和我一起去英国。后来，有一天姐夫偷偷把我拉到一边，告诉我说，姐姐得了抑郁症。可我不相信，她那么完美，样样都不缺，该有的都有了，怎么会得抑郁症？除非，除非是——”

说着，宋紫妍的双手紧握，秀气的眉毛都蹙了起来。

苏雨沉吟着接口说：“你猜想，是你姐夫欺骗了大家，他和你姐姐早就貌合神离。他是江城知名的企业家，惦记他的女人应该不少。感情上的背叛，加上你姐姐的社会地位，让她无法向别人倾诉，才会郁结于心，患上抑郁症。这也可以解释她为什么会悄悄办理去英国的签证，打算离开江城。”

“别说了，别说了……”宋紫妍脸色瞬间惨白。

苏雨很后悔，自己只顾侃侃而谈，怎么就口无遮拦呢？

“紫妍，对不起，我的职业习惯可能让我比较爱分析人的心理，没注意到这些对你来说都是很痛苦的事。”

宋紫妍摇摇头，长长的睫毛像两片乌云覆盖在脸上，她半晌不说话，只盯着茶壶发愣。苏雨能感觉到她内心痛苦的感情煎熬。半天她才说：“没什

么，我知道你是无心的，我只是怪自己太疏忽了，为什么一直没发觉姐姐有那么多难言的心结呢？”

苏雨轻轻地拍了拍她的手背，轻声地说：“逝者已矣，别太自责了。我答应，努力帮你弄清事实真相。只要你信任我。现在你说说你姐姐出事那天的情形，说得越详细越好。”

宋紫妍点点头，脸上阴霾散去，明朗了起来。她轻声地讲述起来：“那天，我有点感冒，就待在学校宿舍里睡觉，一直睡到晚上。突然我接到小侄女婷婷的电话，说妈妈不在家，爸爸也老不回来，让我去她家陪她。当时，我觉得很奇怪，我知道姐姐是最紧张婷婷的，没有急事都不会留她一个人在家。于是，我就让婷婷叫来保姆林阿姨听电话。结果林阿姨告诉我，姐姐七点钟就急匆匆地出去了，一直都没回来。我打了姐姐的手机，总是没人接。我就马上打电话给姐夫，他说正在公司里忙‘都宝奔奔’首辆车下线的事，也不知道姐姐去了哪里。他还很不高兴地说姐姐不在家照顾孩子，到处乱跑。那天的雨下得很大，我好不容易才打了辆车，赶到九里香溪别墅姐姐家里。陪着婷婷大概待到8点钟左右，我接到姐姐打来的一个电话，说她有点事，要晚些回家，让婷婷好好听话。我正想问她为什么不接手机，她就咔嚓一下挂了电话。”

“当时你姐姐有没有说她在皇冠酒店里？她用的电话号码是她自己的手机吗？”苏雨问。

宋紫妍努力回忆了一下：“她没说在什么地方，我也没来得及问。时间太短了，不到一分钟。至于那个电话号码，确实不是她的手机，而是一个固定电话的号码。”

“她有手机却不用，而是用了酒店的电话，这点很值得注意。最大的可能是她正在等别人的电话，而且这个人很有可能就是约她去皇冠酒店的人。”

宋紫妍抬起亮晶晶的眸子望着苏雨，钦佩地说：“你分析和那个刑警队长完全一样，他问了我以后也说姐姐应该是受人所约才去了皇冠酒店，还说，姐姐当时很可能在等电话。可是，过了两天，我再去刑警队问情况的时候，他的语气却很敷衍了，只说在查，并不告诉我有什么进展。我想或许是因为这件

事关系到姐夫，毕竟他是江城知名的企业家。我担心刑警队不会很认真地查这件事了。我不能让姐姐就这样死得不明不白，所以我才急着找私人侦探。”

苏雨略一思索，温和而坚定地说：“相信我，紫妍，如果你姐夫真有可疑，刑警队不会不调查下去的。不过，我们也可以用自己的方式查下去，查到疑点再提供给警方。即使你姐姐确实是自杀，也要弄清楚她的真实想法，让你心安，让死去的人能够瞑目。”

宋紫妍眼眶里慢慢漾起一丝泪光：“谢谢你，苏雨。你不知道这些日子我一直没法安睡。晚上一闭眼就是姐姐在哭，说她死得很冤，让我救她。你肯帮我，我就可以放心了。”

苏雨郑重地说：“不过，紫妍，我要提醒你，你在你姐夫面前，尽量不要表露出什么过激的情绪。不管他是不是有嫌疑，这样做都能很好地保护你自己。有任何事情你随时打电话给我。”

宋紫妍乖乖地点点头，她似乎已经不知不觉地开始信赖苏雨。“苏雨，虽然我们才刚刚认识，但我已经把你当成一个真正可以信赖的朋友了。”宋紫妍轻声说着。

苏雨的心微微激荡起来，他似乎很久没体会过这样的情绪了。有些人并非可以日久生情，有些人却往往一见难忘。他认识了小薇三年，却从没有像现在看宋紫妍一样深深凝望过她。

可能苏雨的目光过于专注，宋紫妍微微垂下头。她压低声音很认真地问苏雨：“苏雨，你等会儿要怎么开始调查呢？”

苏雨沉声说：“1709号房间，那儿留着你姐姐最后的痕迹，可以说是一切的结束，也可以说是一切的开始。”

*

送走了宋紫妍，苏雨缓步穿过酒店以金黄色为主色调的大堂。这里虽然一片富丽堂皇的气派，但他总觉得有股阴森的气息从那华丽的巨型吊灯的每一个小灯泡里丝丝地渗出来。

他没去服务台，而是直接穿过大堂，来到酒店的保卫科，那儿有个小伙子

叫小胡，是小薇的追求者，一听说是小薇的领导要调查案子，二话不说就答应帮忙。小胡热情无比，一口一个“雨哥”地叫着，又是递烟又是倒茶，苏雨心里暗想回去一定要在小薇面前为这哥们儿多说好话。

据小胡说，出事那天他也在酒店值班，后来刑警队来调查，他们也把当天的监控录像调出来仔细看过。那天宋紫欣是晚上七点多钟到的酒店，房间是事先就预订好的。她神态自若，也没发现有人刻意跟踪她。从楼道里的监控来看，从宋紫欣进入房间以后，直到她跳楼，两个多小时里并没有人进去过。这样看来，1709号房间在那一刻就成了一间密室。

看苏雨暗自沉思，小胡忙着补充：“当时，刑警队的那个王队长反反复复地把监控录像看了好多次，真是连一点蛛丝马迹都不放过。最后，还把录像带带走了，说回去用技术手段检查一下看有没有被人动过手脚。我还记得他旁边有个瘦瘦的小警察说，这1709号房间就是一间典型的密室，连只鸟也飞不进去。”

苏雨微微笑了笑，心想这样的案子一定很合王刚的胃口，当年他们俩一起在警校上学时就是最铁的哥们儿，最爱讨论密室杀人、不可能犯罪什么的。

“雨哥，这个案子听说公安局那边已经定了是自杀，你们侦探社还要继续调查吗？”小胡好奇地追问。

“我是受一个朋友所托，想弄清事情的来龙去脉。小胡，你还得帮我个忙。”苏雨简要地解释了一下，他现在必须抓紧时间，一分一秒也不能浪费。

苏雨眼睛瞅着房间门牌上的数字，脚步缓缓停住。这扇门里，曾经有个鲜活美丽的女人，是什么让她甘心舍弃瑰丽如斯的生命？

今天已经是案发后的一个星期，听小胡说，作为案发现场，这里被警方封了起来，以后可能都不会再安排客人入住。因为这里刚死了人，也没有服务员愿意主动来打扫，所以房间应该还保持着案发时的样子。多亏小胡帮着找了客房部经理疏通，苏雨才得以进去查看，但时间不得超过半小时。

门卡插进去的一刻，苏雨有种奇异的感觉，他似乎正在推开一道时光之门，能让他重回到那个悲惨的夜晚！

这是一间面积比较大的豪华套间，铺着厚厚的杏黄色地毯，苏雨的目光扫

过去，房间显然还没有整理过。

他推开卫生间的门看了看，一条毛巾斜斜地搭在浴缸边，淋浴的笼头被拿下放在浴缸中，宋紫欣死前应该曾经用过这里。应该是沐浴了吧，决定结束生命的人往往会重视自己最后的样子，尤其是女人，或许会希望光鲜美丽地离开这个世界。

里间的桃木色大床整洁干净，床头柜上的便签、酒店服务卡都一丝不乱，地毯上也只有一层浅浅的灰尘，宋紫欣死前应该几乎就没有进过卧室。

外间客厅里的欧式印花沙发边脚印却又多又杂，当然刑警队当天应该已经进行了详细的勘察，会不会找到了什么特别的脚印呢？

苏雨思忖着，轻轻坐在沙发上，目光缓缓地投向被微风吹着不断摇晃的落地窗帘上。如果那天晚上走廊上没有进入房间的可能，有没有可能有人从阳台进入了房间呢？

他敏捷地走到阳台上左右看看，皇冠酒店的15层到20层这最高的5层被修建成类似王冠的样子，是个规则的六面体。每两个豪华套间正在这个六面体其中的一个面上。隔壁1710号房间的阳台，恐怕是整个酒店里离宋紫欣房间最近的地方。

苏雨趴在黑色的铁栏杆上，一只手紧紧抓住栏杆，另一只手竭力地伸向1710号房间的阳台。

耳边的风声呼呼作响，地面上的人流车流如蚂蚁般渺小。四五米以外的那个阳台根本遥不可及。他的手不自觉地颤抖起来，就算是一个受过训练、身体异常敏捷的人，想从1710号房间的阳台攀爬过来也是绝对不可能的。除非他有蜘蛛侠一样的非凡能力，能吸附在酒店的外墙上爬行跳跃。

穿着黑色紧身衣，在钢筋森林的高楼大厦间随意跳跃的凶手，这样的场景恐怕只有在好莱坞大片里才能看见。苏雨苦笑了一下，否定了自己的这个设想。

排除一切不可能，只剩下了一个可能性。

苏雨闭上眼睛，竭力让自己集中精神，回到那个狂风暴雨的夜晚。

宋紫欣那天晚上也是这样在沙发上久久坐着，她在焦急地等待着什么人，忽然手机响了，她接了电话。有什么事让她更加思绪纷乱，拿不定主意。

终于她慢慢站起来，一步一步走向那个黑洞洞的阳台。刷地一下拉开落地窗帘，外面是漫天的冷雨，黑夜像噩梦一样没有尽头。

她已经决心要结束生命，她一步步走进那两扇洞开的玻璃门，甚至还光着脚——因为发现她的尸体时就是没有穿鞋的。她的头发被大风吹得飘散开来，这样的高楼加上那天反常的天气，风力的强劲可想而知。她的脚走在阳台冰凉的大理石地面上，毫不犹豫，一步步来到黑色的铁栏杆前。她甚至头都没有回一下，手握栏杆，翻身跳下，如一只坠落的白色蝴蝶，在漆黑的夜里滑过一道亮光。

噗！一片殷红的鲜血。苏雨不由激灵灵打了个冷战，猛地睁开眼睛。

完全合理，或许这就是当晚这个房间里曾发生的悲剧。

苏雨略一思索，起身关好落地窗，轻手轻脚地穿过房间。

闪身出门，关好门，苏雨从容地走到电梯口，抬起手腕扫了一眼，总共用了四分二十秒。如果有一个人像自己这样无声无息地溜进房间，悄悄走到正在阳台上的宋紫欣身后。只需轻轻一推，就完成了完美犯罪。可是，监控录像里甚至没有一分钟的间隙，那天晚上这条走廊上并没有出现过一个意外的闯入者。

但是，他心里还是有一个挥之不去的疑团：“宋紫欣有什么理由要这么做？万物皆有因果，何况她还拥有着令人嫉妒的完美生活。”

苏雨不相信这世界上有真正的魔鬼，但是他相信有时人心的邪恶更甚于魔鬼！

“叮”的一声，电梯门打开，苏雨下意识地回头再看了一眼那条长长的走廊。走廊里死寂一片，但却又隐隐有什么在飘浮游荡。难道那个无法安息的灵魂？

苏雨乘着电梯往下时，心也在沉沉地一个劲儿地往下坠。推开大堂的旋转门，一弯冷月正低低悬在酒店的拱形尖顶上。苏雨缩了缩脖子，秋夜的寒意迎

面扑来。他一边走一边想，今天的调查还缺了一个很重要的人物，那就是发现宋紫欣跳楼后，第一个冲进房间的楼层服务员小金。

苏雨问了客房部经理，这个小姑娘被吓得不轻，后来一直都请病假没上班。刑警队结案后，她干脆辞职回了老家，所以一时也没办法找到她。

不过不要紧，王刚那小子一定已经和她谈过了，问问他就行了。一想到王刚竖着刺猬一样的短发，冥思苦想案情的样子，苏雨不禁微微一笑，心里有种暖烘烘的感觉。

好吧，先回家睡觉，明天再去找那小子聊聊。他裹紧风衣，扬手打了一辆的士，绝尘而去。华灯熠熠，车流如梭，江城的夜刚刚拉开大幕。

*

夜已深沉，乌云越积越厚，一次又一次把月亮拉进它的怀抱。沉睡中的城市在黑暗的边缘上竭力挣扎着，不愿沉沦下去。忽明忽暗的月光下，一个女孩正在一条寂静街道上狂奔，她气喘吁吁，神色仓皇，一边奋力跑着，一边回头看去。

咚咚，身后似乎总响着紧紧跟随的脚步声，但是却不见半个人影。

她大口大口地喘着气，恐惧和疲惫几乎已经让她迈不动腿，但还是极力往前奔去。

凄厉的夜风中，隐隐传来一阵一阵阴森的笑声。

女孩捂住胸口，似乎已经用尽了最后的力量，踉跄着扑倒在地上。

“苏雨，救我！救救我！”女孩绝望的呼喊回荡在冷寂的夜空里。

“紫妍！”苏雨一下子翻身坐起，头上冷汗淋漓，呼唤着梦里那个女孩的名字。

窗外，一弯冷月高悬空中，寂静的夜里，除了桌上的闹钟在滴答，四周悄然无声。他拿起闹钟看了看，才凌晨一点。

还好，这只是个噩梦而已！

苏雨无力地躺回到枕头上，脑子里却一直回旋着紫妍的呼喊：“苏雨，救我！救救我！”

为什么自己会做这么奇怪的梦呢？紫妍，她的身边难道真的隐藏着看不见的危险气息？

苏雨再也无法入睡，索性起身点起一根烟，默默地吸着。烟头上的火星在黑暗里一亮一灭，犹如他此刻混乱不安的心情。

丁零零——电话声突然刺耳地响起来，苏雨几乎是从床上跳起来的。难道真的是紫妍出了什么事？

“苏雨，是我。”王刚略显沙哑的声音从电话里传出来。

“几点啊，你小子搞午夜凶铃，想吓死人啊？”苏雨心里一松。

“我在医院呢，受了点小伤，半夜三更的，就不想惊动别人了。你大少爷孤家寡人的，就跑一趟给我送点吃的吧。”

王刚虽然说得轻描淡写，但苏雨知道他其实是不想家人担心害怕，不愿通知他们。

当苏雨拎着一盒生煎馒头急匆匆走进人民医院急救室时，王刚正躺在床上闭目养神。

“伤在哪儿了？怎么你这个变形金刚也趴下了？”苏雨皱着眉头问。

“没事，追一个疑犯，从楼上跳下来，扭了脚而已。够意思啊，还没忘了我最爱吃生煎馒头。”

王刚翻身坐起，拣起一个生煎馒头就塞进嘴里。他连吃了几个，心满意足地擦了擦嘴，才眯缝着眼睛盯着苏雨的脸直看：“才一个星期没见，你小子眼带桃花，看来是有美女相伴啊！”

苏雨心里一惊，这话里有话啊！

“奇怪吧，我还知道那个美女叫宋紫妍。”王刚似笑非笑的。

苏雨恍然大悟，怪不得宋紫妍说刑警队突然不肯告诉她调查的进展了。

“哦，我明白了，你们在监视宋紫妍，可是为什么呢？难道你们怀疑她？”苏雨只觉得胸口发闷。

王刚听出了苏雨口气中的不满，耸了耸肩膀：“亏你还是警校毕业的，所有死者的关系人都应首先被怀疑。这个原则你不知道吗？宋紫欣的遗嘱里怎么

写的，你知道吗？”

“难道她妹妹是受益人？不会啊，应该她丈夫和女儿才是最大的受益人吧？”

王刚猛地坐直了身子，眼神渐渐变得冷峻：“我们去律师那里查看了遗嘱，宋紫欣名下有‘都宝’百分之三十的股份，还有三处房产，以及存款、股票、债券等，除了一半留给她女儿秦婷婷，另一半都留给了她唯一的妹妹宋紫妍。这些财产总值是多少，你应该知道，那是笔巨款。任何人如果事先知道遗嘱内容，在这样一笔巨款面前可能都会丧失理智的。”

苏雨沉吟着说：“可是，宋紫妍一直很怀疑她姐姐的死不是自杀，所以才找我帮她调查。如果她为了继承财产大可以不这么做。秦浩天同样有很大的嫌疑，秦婷婷继承的财产实际上归他监管，另外如果他有婚外情，而又不愿意离婚被分割财产，这件事更有可能是感情纠葛。”

王刚盘腿坐在床上，压低声音说：“怀疑，在没有尘埃落定之前，一切都只是怀疑。其实这件案子完全可以作为自杀案结案，因为找不到任何外来人进入房间的迹象，尸体解剖也没有暴力的痕迹，没有中毒的迹象。但是，我总觉得宋紫欣自杀得很古怪，似乎她进入酒店时还一切如常，就是在那几个小时里受了什么刺激，才起了跳楼的念头。你怎么看？”

苏雨掏出烟，递给王刚一根，自己夹了一根在指间转来转去，两人恍如又回到在警校讨论案例时，就这么各抒己见，也能辩论很久。

“确实还是有些无法解释的疑点，一个母亲心里最珍视的必定是孩子，她最难割舍的也应该是孩子，为什么却没有留下一句话给她的女儿呢？再如，她为什么要选择跳楼这样的方式，这样做难免弄得街知巷闻，影响她家人的正常生活。她为什么不选择更隐秘的死亡方式呢？”

王刚也承认苏雨分析得很准确，微微点了点头。

苏雨接着说：“可是这些全是心理分析，不足以作为立案调查的根据。所以你们准备放下烟雾，先定个自杀，麻痹一下那个可能的犯罪嫌疑人，再秘密调查，是吧？”

王刚忙晃晃脑袋，狡黠地说：“你小子别自作聪明，我可什么都没说，咱们现在只是老同学见面闲聊几句。”

苏雨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对了，我正想问你，第一个进入1709号房间的那个女服务员呢？她有没有看见什么不合常理的物品或者现象？还记得吗，教授那时不是常说，案发现场最不合常理的东西往往是突破口？”

王刚摸摸脑门儿：“那个小丫头啊，被吓得可不轻，结结巴巴的，什么也说不上来。”

苏雨凝着眉头：“你们的调查中发现宋紫欣有精神疾病吗？听说她丈夫认为她有抑郁症。”

王刚诧异地说：“秦浩天？我和他谈了好几次，他并没有提过抑郁症的事啊，只说他妻子最近情绪比较低落。他那个人，怎么说，你见了就知道了，特有风度，但说话滴水不漏，不愧是个商业精英。对了，他们家还有个姓唐的家庭医生，我也和他谈过，他也说宋紫欣身体一直很健康，没说她有什么精神疾病啊！”

“那电话记录呢？你们调查过宋紫欣那天的手机通话记录吗？”

“这个我当然查了，她那天共打过3个电话，分别打给她的丈夫秦浩天、她妹妹宋紫妍，还往家里打过一个，给她的女儿秦婷婷。再有就是打给皇冠酒店订房间，至于电话内容，也都和当事人核实过，没什么特别，不过是些寻常的话，问什么时候回家之类的。不过，有个打入她手机的电话，倒有些可疑。”

这时，一个小护士拿着血压计走进病房，狠狠地白了他俩一眼：“这里不许吸烟！你们俩不知道啊？”

苏雨尴尬地笑笑，塞回烟盒，忙起身退出病房。

王刚的话让他隐隐有一丝不安，紫妍姐姐留下的遗产会不会让她陷入某种危险的境地中去呢？金钱本身无罪，却往往是万恶之源。

不知不觉已是凌晨5点，医院空旷的走廊里，苏雨焦灼地踱来踱去，他此刻心里渴望见一个人。这时手机竟然感应般地在口袋里震动起来。

是她！